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系編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简 释

WUCHANJIEJI GEMING HE PANTU KAOCIJI
JIAN SHI

(初 稿)

中国人民大学

說 明

1959年，我系本科三、四年級的同学，結合自己的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把“列宁全集”中需要解釋的名詞和一些句子，做了簡要的解釋。这些“簡釋”完稿后，除了第1卷和第2卷业已审訂出版外，其余各卷，一直沒有時間进行审訂工作。現在，迫于教学上的需要，我們把“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篇著作和其他几篇著作的簡釋抽出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作为初稿印出来，一方面以应教学的急需，另一方面便于使用的同志更好地提出意見以利今后进一步的修訂。

这本簡釋的全部条目选自“列宁全集”第28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条目順序按在书中出現的前后排列，条目后面括弧內注明的是原书頁碼。

这本簡釋，由于時間的仓促和参加編注和修改的同志們的政治水平和知識領域的限制，不免有疏忽和錯誤之处，希望讀者指正。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

1962年2月

目 录

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第211頁)	1
“司徒盧威主义”或“布倫坦諾主义”(第211頁)	1
社会沙文主义(第212頁)	2
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論述革命时代的逼近 和战争与革命的关系(第212頁)	2
巴塞尔宣言(第212頁)	3
“社会主义与战争”(第212頁)	3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至1891这四十年間,根据1848年革命尤其是 1871年革命的經驗,曾屡次談到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級国家机 器的任务,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 科学上更确切地說明这个任务罢了。(第216頁)	3
社会帝国主义(第218頁)	5
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第221頁)	6
軍国主义(第221頁)	6
“純粹民主”(第221頁)	6
“社会民主党人”(指此語19世紀40年代在法国的用法,以 及1914—1918年在全欧洲的用法)(第222頁)	7
議會制(第223頁)	9
盧森堡(第223頁)	10
魏特林(第224頁)	12
倍倍尔(第225頁)	12
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少数遭受迫害……(第227頁)	13
列諾得尔和龙格之流(第227頁)	14

謝德曼 (第227頁).....	14
韓德遜和韋伯之流 (第227頁).....	15
輝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 (第227頁).....	15
克虜伯 (第227頁).....	16
克列孟梭 (第227頁).....	16
猶大的接吻 (第227頁).....	17
德雷福斯案件 (第227頁).....	17
1917年4月民主共和制俄国对布尔什維克的压迫与摧殘 (第227頁).....	18
第四屆杜馬的……工人选民团 (第228頁).....	18
像夏克洛的論据一样:只要“一磅肉”(第231頁).....	19
恩格斯在也是論述巴黎公社和也是論述专政問題的时候,却 說的是凭借武装人民的权威反对资产阶級…… (第236頁).....	19
“工会官僚” (第239頁).....	19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第240頁).....	20
立宪會議 (第240頁).....	20
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史騰之流(第240頁).....	21
1917年4月4日的“提綱” (第240頁).....	21
同年同月…布尔什維克党代表會議(第240頁)	22
“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 (第240頁).....	22
关于立宪會議和布尔什維克解散立宪會議的問題 (第245頁).....	23
論各政党的小冊子 (第247頁).....	23
“全部政权归立宪會議”的口号 (第250頁).....	23
“民主會議” (第252頁).....	23
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第254頁).....	24
科尔尼洛夫叛乱 (第254頁).....	24
凡尔賽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結 (第254頁).....	25
果戈里小說中的彼特魯什卡 (第254頁).....	25
都托夫、克拉斯諾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軍团的反革命暴动	

(第255頁).....	25
猶大什克·果洛夫廖夫(第257頁).....	26
“节儉的阿格尼斯”(第259頁).....	27
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諾得尔和龙格之流,韓德遜和 拉姆賽·麥克唐納之流(第260頁).....	27
科尔布一流人(第261頁).....	27
“政府派社会主义者”(第262頁).....	28
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諾勃斯、格里姆、格拉貝和 奈恩(第262頁).....	28
齐美尔瓦尔得會議(第263頁).....	29
哈阿茲(第263頁).....	30
改良主义(第263頁).....	30
法国大革命就經過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第266頁).....	31
民族自决(第266頁).....	31
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第266頁).....	32
威廉(第267頁).....	33
“社会和平主义者”(第268頁).....	33
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論战 的时候(1918年1—3月),多次發揮了这种 思想(第269—270頁).....	34
第三国际(第274頁).....	35
“經濟分析”(第275頁).....	37
1905年被考茨基駁倒的曲解(第275頁).....	37
馬斯洛夫(第276頁).....	38
苏維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第277頁).....	38
查克斯(第277頁).....	39
柯列加也夫(第277頁).....	39
1918年7月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冒險的暴动 (第277頁).....	39

海因里希·維貝爾 (第279頁).....	39
“生产过程”的“馬克思主义” (第279頁).....	40
馬克思在1871年談到真正人民革命时所說的“人民”的含义 (第281頁).....	40
薩文柯夫 (第282頁).....	40
普罗相 (第283頁).....	41
穆拉維約夫又实行叛变 (第283頁).....	41
在1917年夏秋兩季,阿夫克森齐也夫、謝·馬斯洛夫同克倫 斯基分子、策烈鉄里等等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 逮捕过土地委员会委員 (第283頁).....	41
我国农村只在1918年夏秋兩季才經歷着自己的“十月”(即 无产阶级的)“革命”(第284頁).....	42
苏維埃共和国在土地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动 (第285頁).....	43
資产者同小資产者……組成的联合政府 (第286頁).....	43
謝·馬斯洛夫的法令 (第286頁).....	44
村社 (第288頁).....	44
联邦苏維埃政权 (第288頁).....	44
論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土地問題的著作 (第289頁).....	45
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 (第291頁).....	45
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中間……关于土地国有、土地 市有……和分土地的爭論 (第292頁).....	45
考茨基……差不多在二十年前,曾写过一本論述土地問題 的馬克思主义杰作 (第293頁).....	46
土地国有正是彻底的資产阶级口号 (第293頁).....	47
馬克思同洛貝尔图斯的論战 (第293頁).....	48
“土地报酬递减規律” (第293頁).....	49
考茨基竟用明显的欺騙手法歪曲了我的演說中的一句話 (第296頁).....	49
套中人 (第297頁).....	50

社会主义国际局 (第300頁).....	51
拉丁語系国家 (第300頁).....	51
盖德 (第305頁).....	52
門格尔 (第305頁).....	52
奥斯特罗果尔斯基 (第306頁).....	52

考茨基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第211頁) 此書初次於1918年秋在維也納出版。1917年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全世界勞動人民都歡欣鼓舞,而這位號稱博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茨基卻以“純粹民主”的護衛者姿態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反動透頂的小冊子。列寧指出:“為了名副其實,考茨基的書不應該叫做‘無產階級專政’,而應該叫做‘附和資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的攻擊’。”(“列寧全集”第28卷第275頁)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考茨基“在國家問題上一貫傾向於機會主義”。叛徒考茨基抹殺資產階級國家本質,提出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之下,國家性質已經起變化,無產階級無需粉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無需進行革命,無需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國家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考茨基徹底叛變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效忠於資產階級。

現代修正主義者在國家理論問題上的反動觀點實際上就是叛徒考茨基的國家理論在新條件下的翻版。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就是專為批判叛徒考茨基的這本小冊子而寫的。

“司徒盧威主義”或“布倫坦諾主義”(第211頁) 司徒盧威主義(由俄國作家司徒盧威得名)和布倫坦諾主義(由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布倫坦諾得名)他們的思想特點在於:吸取馬克思主義中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的成分,而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即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他們主張把馬克思主義變為無產階級實行不革命的“階級”鬥爭的自由資產階級學說。叛徒考茨基以大談資產階級“民主”來粉飾資本主義制度,掩蓋資產階級“民主”的階級實質,在借口有人鄙視民主的幌子下,拒絕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

无产階級專政的思想，企圖用和平的方法（即民主的方法）把資本主義改造成為社會主義，這充分表明考茨基從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已經變為司徒盧威主義和布倫坦諾主義，叛變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社會沙文主義（第212頁） 沙文主義是指狹隘愛國主義而言。沙文原是法國皇帝拿破侖手下的一个軍人，作戰勇敢，受過獎賞，但他的愛國行動是盲目的，有害的，他盲目崇拜拿破侖，想以無限的暴力擴張自己國家的勢力，把自己的民族利益看得高於其它民族，擁護壓迫其它民族。所以後人就把這種盲目地以自己國家民族利益至高無上，並想損害其它民族的思想，稱為“沙文主義”。社會沙文主義，就是口頭上社會主義，實際上的沙文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第二國際中的各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大多數都是這樣。他們打着社會主義的招牌，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極力贊助本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完全背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團結的立場。所以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就把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稱為社會沙文主義者。

1909年，考茨基寫了一整本書來論述革命時代的逼近和戰爭與革命的關係（第212頁） 這是指1909年考茨基寫的“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書中闡述了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考茨基在書中說明了戰爭與革命的關係，認為戰爭一定會引起革命。他還分析了當時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程度，指出：“世界大戰已經十分逼近；而戰爭也就意味著革命”。並得出結論：“革命時代已經開始”而且寫道：“現在不能害怕過早的革命，誰害怕失敗而拒絕革命，誰就是叛徒。”列寧認為此書是考茨基最後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對機會主義的著作。但列寧也指出這本書中含有機會主義見解，書中完全迴避了國家問題，沒有談到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重要原理。列寧指出：“所有這些迴避、保持緘默、躲躲閃閃的做法結合起來，就必然使他完全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列寧全集”第25卷第469頁）。大戰爆發後，考茨基譏笑一切革命意圖和直接進行革命鬥爭的步驟，其機會主義面貌就暴露無遺了。

巴塞尔宣言（第212頁） 巴塞尔宣言是第二国际的一篇著名的关于战争的宣言，是在巴尔干战争爆发的一个半月后，即1912年11月24—25日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次大会专门讨论了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危險問題。大会在通过的決議——巴塞尔宣言中，闡明了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中的任务和策略。宣言指出了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是掠夺性的战争，战争将造成經濟与政治危机，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用一切力量制止巴尔干战争的扩大和欧洲大战的爆发，加强和巩固各国党和无产阶级的联系。宣言还指出战争一旦爆发必然是革命形势的到来，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应利用战争所引起的政治和經濟危机，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列宁說：“这个決議总结了各国許多反战的宣傳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闡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4頁）

但战争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領袖都背叛了巴塞尔宣言，完全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場上，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社会主义与战争”（第212頁） 列宁著作，写于1915年7—8月，見“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5—317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至1891这四十年間，根据1848年革命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經驗，曾屡次談到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說明这个任务罢了。（第216頁） “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問題，是馬克思学說的精华，因此它貫串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要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建設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統治”。但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这里还只是“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后来馬克思根据1848—1851年的革命經驗，又进一步“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結論”。他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书中写道：“迄今一切政变都只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

备起来,而不是把它毁坏。”馬克思还指出:无产階級革命應該“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行政权力”。然而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必須摧毁的国家机器的問題,到了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問題提上了日程,这时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使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更加丰富和具体了,使之成为一个严整的学說。馬克思从公社的經驗中,找到了公社式的中央集权的新的国家机器,以代替必須打碎的旧国家机器。馬克思在他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在分析了公社的創举之后得出結論說,“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产者階級对占有者階級进行斗争的結果,是終究发现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經濟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501頁)正是根据这个經驗,馬克思恩格斯才在他們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大規模的发展以及工人階級的政党組織已跟着增长起来,由于首先既有过二月革命的实际經驗而后来又尤其有过无产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权达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經驗,所以这个綱領現在有某些地方已經陈旧了。特別是公社已証明出:‘工人階級不能简单地握取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列宁所說的,这是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这也就是巴黎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則。此后,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綱領批判”一书中,又进一步总结他的全部革命学說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論断,就是:“在資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橫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則只能是无产階級的革命专政。”(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31頁)但是,这些革命的理論,不断地遭到机会主义者的歪曲篡改,为了反击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恩格斯在他1891年3月写的《法兰西内战》导言一文中写道:“近来,社会民主主义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階級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諸君,你們想知道无产階級专政是什么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階級专政。”(同

上书第1卷第464頁)

由此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學說，关于破坏和消灭旧的国家机器的任务的提出，不是由于邏輯的推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觀規律，尤其是資本主义发展的客觀規律和无产階級斗争的實踐經驗得出的科学結論。而熟讀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为了向資產階級討好，为了达到他替資本主义辯护的目的，他力图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滅其革命鋒芒，使之庸俗化。他在1918年8月写的反对布尔什維克的小冊子《无产階級专政》一书中，捏造說无产階級专政“只是馬克思說过的一个詞”，是偶然說出来的“詞儿”，說无产階級专政“是一种状态”等。他并針對苏維埃无产階級专政的政权攻击布尔什維克，攻击列宁，他說：“他們湊巧記起了1875年馬克思在一封信上所用的‘无产階級专政’这个名詞。”(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8頁)所以列宁說考茨基只是口头上的革命者和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尽力迴避革命，是无产階級革命的叛徒。

社会帝国主义 (第218頁) 社会帝国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个变形派別，它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8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机会主义在严峻的考驗关头暴露了自己为帝国主义資產階級侵略服务的本质，“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同上)。

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中，机会主义者都分成兩派。一派是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以謝德曼、列金、王德威尔得、海德門、韓德遜等人为代表；另一派是暗藏的社会帝国主义，以考茨基、龙格、麦克唐納、馬尔托夫等为代表。

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机会主义的极右派，他們公开的反对革命，与反动政府結成联盟，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暗藏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則打着馬克思主义的旗帜，替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作辯护，认为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財政資本”心甘情愿“所采取的一种政策”。垄断資產階級通过掠夺战争，获取超额利潤，并用其一部分另头供养工人

貴族，這就是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基礎。今天帝國主義國家的一些社會黨的上層右翼首領仍是執行着這種可恥的路綫，因而受到世界勞動人民的唾棄。

自由主義工人政策（第221頁） 自由資產階級對待工人階級的政策，一般採用兩種方法，第一種是用強力鎮壓的方法，第二種是用欺騙和收買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在不同的時期是相互結合的。自由主義工人政策就是資產階級的欺騙和收買工人階級的政策。這種政策的實質是：引誘工人階級離開革命的道路，主張階級調和，反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將工人運動局限在儲金互助會和文化教育範圍，以達到削弱無產階級革命，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目的。例如1868年德國自由派資產階級分子基爾什和董爾克曾組織了“基爾什、董爾克工會”就施行了這種政策。

列寧在這裡指出叛徒考茨基需要用一切遁詞來歪曲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原理，企圖避開暴力革命，通過和平的方法把資本主義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實際上他已經滾到自由派資產階級立場上，叛變了無產階級革命。

軍國主義（第221頁） 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掠奪的目的，以和他國競爭，加緊剝削弱小民族，而擴張軍備，加強軍事訓練，準備戰爭的一種政策。與此同時，對內必然實行警察統治，殘酷鎮壓革命運動。資產階級奉行這種政策的目的是在於獲得超額利潤。軍國主義在帝國主義時期具有了巨大的規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帝國主義繼承了希特勒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政策，瘋狂地擴張軍備，企圖消滅社會主義國家，準備挑起新的世界大戰，成為世界人民的敵人。列寧在本書中指出，在到處發展軍國主義的情況下還談什麼“和平”轉變，那就等於墮落為資產階級最下流的奴仆。

“純粹民主”（第221頁） 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生，不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的結果，更不是“從純粹民主中必然產生出來的一種狀態”而只能是摧毀資產階級的国家機器的結果。這是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所得出的主要結論。列寧說：

“19世紀和20世紀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們表明，資本主义制度下标榜一时的‘純粹民主’事实上究竟是什么东西。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純粹’，階級斗争也就愈明显，愈尖銳，愈殘酷，資本的压迫和資產階級专政也就表现得愈‘純粹’。”（“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9頁）在階級社会里，民主是有階級性的，沒有抽象的“純粹民主”而只有具体的階級的民主。无产階級专政就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而資產階級民主实质上是資產階級专政的一种形式。考茨基及其同伙关于“普遍平等”“純粹民主”等廢話，实质是掩盖資本主义的膿瘡，粉飾帝国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指此語19世紀40年代在法国的用法，以及1914—1918年在全欧洲的用法）（第222頁）“社会民主党人”在19世紀40年代法国的用法是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代表与无产階級社会主义代表的联盟。1849年“1月27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者庆祝了相互間的和解；而在1849年的2月大宴会上它們又确认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資產者的党，就結合成了社会民主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9頁），他們“制定了共同綱領，設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階級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鋒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員，除了几个工人階級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外，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員一样，不过是人数多一点罢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2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兩极——資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緩和資本和雇佣劳动間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們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实质始終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范围。”（同上）

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政党，在馬克思、恩格斯直接影响

下，完全不同于40年代法国式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派别，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并成为当代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到70年代，“社会民主党”已成为欧洲各国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通称。

不过，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名称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还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没有确切的、科学的表达出无阶级的最终目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又考虑到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国际环境，以及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这一名称并未妨碍实际工作的进行。因此，也可以暂时采用这一名称。

社会民主党在其初期活动中，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在促进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形成上，起了一定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当恩格斯在世时，领导着各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或各国党内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但在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占据了党的领导地位，他们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力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利益，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们公开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这时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已完全变质，成为机会主义的政党了。这就是列宁所指“1914—1918年在欧洲的用法”的含意。

以考茨基为首的所谓“中派”，实际上完全滚进了机会主义泥坑，是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他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调和的态度，竭力反对和右派决裂，主张“统一”。他们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拥护战争；他们鼓吹阶级合作，以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顶替社会主义革命；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把利用资产阶级国会制和合法性变成崇拜合法性，忘记了必要的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实质和右派没有两样。

左派坚决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批判了机会主义路线；但他们长期未能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与之断绝关系。

唯有在列宁领导下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就是最彻底、最革命的政党。从它建立之日起就和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议要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一肮脏的袈衣，把这因袭的、科学上不正确的名称——“社会民主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所指出的改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并于1918年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这一提议。此后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民主党”，即指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党而言。

列宁在这里用“社会民主党人”来形容考茨基，就是说他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是资产阶级的走卒，彻底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

议会制（第223页） 议会制（又叫国会制或代议制）就是以议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政治制度，它以行政和立法分权为特征，由两院（上议院和下议院，或叫参议院和众议院）或一个院（如芬兰、丹麦、土耳其等极少数国家）组成，议员大部分是定期选举出来的，但也有世袭的（如英国）。议员被认为是“全国的代表”而不对选民负责，议员（特别是组成议会骨干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还享有许多特权。资产阶级的议会只是在形式上拥有最高立法的权力，而实际上它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工具。资产阶级通过贿选议员、收买议员和各种幕后活动，对议会施加压力，以至否决议会提案、解散议会等手段，使议会驯服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在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上是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行政机关（内阁）应向立法机关（议会）负责，而实际上行政机关往往排斥了议会的作用，控制议会的立法工作，有时甚至超过议会而成了执行立法权的机关。因此，由于资产阶级垄断集团对议会的控制，议会逐渐丧失了它的独立的立法和监督政府的职能，而成了资产阶级政府的从属机关。

议会制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制，虽然在表面上是由全国人民选举产生的，但是由于行使选举权的人要受到财产、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民族居住期限，以及职业、性别等等的限制，很多劳动人民根本不能

行使选举权。同时，由于资产阶级采取欺騙宣傳，营私舞弊等手段，以致議會中絕大多數議員都是由资产阶级直接間接选派的代理人。

正因为如此，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不止一次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議会的虛伪性和反动本质，他們指出：资产阶级議會不过是“清談館”、“猪圈”，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千千万万的障碍物阻擋了劳动大众参加国会。”“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議會制的真正本质”（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9頁）。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已經把民主自由的旗帜完全拋棄了，它們日益明显地走上了法西斯专政的道路。正如中共中央1962年1月15日关于譴責美国政府反共暴行、支持美共正义斗争的声明中所述，“美国統治集团对美国共产党的进一步迫害，完全暴露了美国的所謂民主制度，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势力的专政。美国的所謂‘全民福利国家’，实质上是垄断資本家的天堂，而对劳动人民說来，只不过意味着苦难。”

盧森堡（第223頁） 罗莎·盧森堡（Роза. Люксембург 1871—1919年）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她生于波兰，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創始人之一。1897年迁居德国，积极地参加了德国社会主义活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代表和德国共产党的創始人之一。她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但盧森堡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表现了不彻底性，沒有坚决在組織上与机会主义决裂，在对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关于組織原則問題的斗争中，盧森堡站在孟什維克方面。在1905年革命中，盧森堡与德国机会主义首領相反，积极地坚持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群众性的罢工，但另一方面她不能正确估計当时革命的性质与动力，而否定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必要性。

1907年盧森堡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同布尔什維克一起反对孟什維克。1907年第二国际召开了第七次